



▲清初宮廷畫家黃應湛《屈原卜居圖》，描繪大夫屈原忠心為國卻被放逐，一時心迷意惑，往見楚國太卜鄭詹尹，問卜尋道的故事。



▲湖南省博物館藏戰國中晚期楚墓出土《人物馭龍帛畫》，是與屈原同時代或稍早的作品。



▲中國國家博物館藏鄂君啟銅節。楚懷王頒給封國在湖北鄂城的鄂君啟的銅節，是從事貿易的憑證。啟是懷王之子。

「愛車族」 詩人屈原詠車

姜舜源 文、圖

「愛車族」、「追車族」、「有車族」，雖稱呼不盡相同，卻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都會出現的現象。這也是二千三百年前詩人屈原（約公元前三四二至公元前二七八年）愛車的原因。他在《離騷》等作品裏上天入地、馳騁想像，沒有一輛品質過硬的車子，實在難以應付。《離騷》和屈原其他詩篇反映出，屈原正是那時的「愛車一族」。如從車史的角度去解讀《離騷》等屈原作品，可以從他對車的吟詠，加深對他和他的作品乃至楚人的理解，會出現一個不同以往的新境界。

楚人是「車上民族」

春秋戰國時代，擁有戰車的數量，是衡量一個邦國實力的重要標準，有「萬乘之國」、「千乘之國」、「百乘之國」各等級。楚國的先民正是靠着簡陋、但先進的生產工具——車，「築路藍縷，以啓山林」。路，就是車，因為車在路上走，故古人稱其為路；簎，就是「蓬草生輝」的簎，荆條、毛竹之類；築路，就是用荆條、毛竹之類編製的簡陋柴車。藍縷，楚國方言，就是破衣爛衫。他們從築路藍縷，開荒墾田，到發展壯大，獲得周天子承認，成為諸侯大邦。

後來楚人一直是「車上民族」，就好比蒙古人是「馬上民族」。周代詩歌總集《詩經》開首的「周南」、「召南」兩部分，就是收集以楚國為主的江漢流域、長江流域的詩篇。《周南》第一篇《鵲巢》描寫國王喜新厭舊，以「百輛」豪車迎娶新娘：「維鵲有巢，維鴻居之。之子于歸，百兩御之。」一、二兩句後來變成成語「鴻佔鵲巢」。之子于歸，那個女子出嫁；百兩，就是以百輛車。兩、輛，古文通假。御，迎接。百兩御之，按照諸侯的規規，以百輛車的迎親隊伍前去迎娶。接着一唱三嘆：「百兩將之」、「百兩成之」。說的是那位女子娘家也是小諸侯國國君，競賽豪奢，也以百輛車來歡迎；兩家動用了二百輛豪車，才終於把這場婚禮大功告成。到「春秋五霸」之一的楚莊王，自信心爆棚，率軍到周天子脚下「問鼎中原」，楚國後來由盛而衰。

屈原之前及同時的楚國同胞們，幾乎都是「愛車一族」。近年發掘出土的湖北宜城羅崗楚國王城故址附近的大型車馬坑，湖北棗陽九連墩戰國時期楚墓車馬陪葬坑等多達十座的車馬陪葬坑，還有一九八七年在湖北省荊門市包山2號楚墓出土的戰國中晚期《彩繪車馬出行圖》，更早些在河南淮陽平糧台楚墓、湖北江陵九店楚墓的車馬坑發現的戰國中晚期楚車等等，屈原時代的楚國車輛豪華陣容歷歷在目。

其路漫漫需駕龍車

從楚文王在位到屈原出生約三百五十年間，是楚國的輝煌時期，車的發展也登峰造極。《戰國策》記載楚宣王在楚國著名的雲夢澤（今湖北雲夢比當時萎縮了很多）一次圍獵盛況。他帶上一千輛戰車，浩浩蕩蕩開進這塊濕地和原始森林，在山中燃起沖天野

火，以驅趕野獸四出逃散。這堪稱當時的軍事演習。楚宣王已走近楚國末世，在位時間為公元前三六九至公元前三四〇年，其統治的最後一年，屈原也只有兩三歲，所以未能躬逢其盛。

那時各邦基本上都是貴族政治，屈原出生於楚國貴族，又才華出衆，成年後自然躋身最高統治階層。《離騷》大致作於楚懷王（公元前三二八至公元前二九九年在位）聽信讒言不再信任屈原之後，其時屈原大約四十歲上下。屈原在詩中自述懷抱家國情懷，修身、志學、作育英才，立志振興衰落的祖國。出仕後少年得志，隨侍懷王，前後奔走，希望懷王像楚國先代賢王明君那樣改革積弊、振興國家。不幸的是改革舉措觸動了權貴們的利益，他們在懷王面前挑撥離間陷害忠良。帶着有忠心君報國、卻無奈奸臣當道的憂憤，他展開了心靈的長征。先是自我檢討，想不通；想到死後葬在湘西南九嶷山的古代聖賢明君舜帝（字重華），於是溯沅江、湘江而上，向舜帝表白，「就重華而陳詞」；表白一番之後更堅定了自己的信念，於是登上自己的龍車，直上九天，要向天帝說個明白，由此進入幻想境界：

與車馬心心相印

從《離騷》詩中可以見到，屈原不但愛車，更愛惜馬匹，表現了他對生靈的人道關懷。為解一路辛勞，他到太陽洗澡的咸池飲馬（飲余馬於咸池兮），在太陽休息的樹下為馬解套，放馬扶桑（總余轡乎扶桑）。在他的心中，自己的神駿無比尊貴，待牠們吃飽喝足，他就令月神、風神前導開道、後扈隨行（前望舒使先驅兮，後飛廉使奔屬）。鸞皇、雷師、鳳鳥、飄風、雲霓也都聚散離合，姿態紛呈。以後他又到了昆侖山「闐風」神山，讓龍馬在那裏休息。

《離騷》這篇長達二千五百字的長詩，始終未離開對車馬的描寫。在屈原筆下，車馬不但是他的交通工具，而且是他的朋友，他們心靈相通，心心相印。詩的末尾說：「陟升皇之赫戲兮，忽臨睨夫舊鄉。僕夫悲余馬懷兮，蟠局顧而不行。」當龍車自天而降，看到楚國故鄉衰敗依舊，這些神駿不禁黯然神傷。此處「僕夫」、「馬」都是指他的龍駒神駿，甚至也包括他本人。共同的經歷、共同的命運，已經使他們難分彼此。筆者一位朋友會長期駕駛自己公司的一輛帕薩特，後來這輛車要送給兄弟公司。他一早把車的裏外外擦洗得乾淨淨，又為車換了機油、加滿汽油，摩挲再三。車猶如此，何況龍馬！漫漫長路、上下求索，未曾使他們垂頭喪氣，因為他們在追逐希望；一蹶不振的故國殘酷現實，卻使他們無能為力。這是此時楚國的悲劇。

屈原的這支車隊駕龍御鳳，顯然是神仙車隊，所以有一個條件，必須借助風力飛升，好比《紅樓夢》裏《柳絮詞》：「好風頻借力，送我上青雲。」溢，忽而。埃，埃的借字。少頃清風乍起，我就乘龍飛升，九天遨遊啦！接下來是說自己乘坐龍車，早晨從舜帝陵所在的蒼梧（朝發輶於蒼梧兮）起飛，日夕時分就到了天帝的下都昆侖山的縣（懸圃）（夕吾至乎縣圃）。輶，剝車板。屈原對車構件頗為熟悉，「發輶」拉開剝車板，就一往無前上征了。

到了懸圃，詩人屈原大概是人困馬乏，想途中休息片刻，無奈太陽的媽媽羲和駕着的六龍神車載着太陽跑得更快！詩人心比天高，馬上下令羲和，按部就班、循序漸進（吾令羲和弭節兮），不可思歸心切開快車（望崦嵫而勿迫）。至此，詩人把自己何以駕龍車的答案交給我們：「路漫漫其修遠兮，既楚國男兒之殤，也是楚國邦家之殤。」



▲河南淅川下寺2號墓出土春秋晚期楚莊王之子王子子鼎，是研究楚文化標準器

東漢蔡邕在《獨斷》裏指出：古代天子為履行職責，多數時間乘車巡守天下，而不是成天呆在家裏當「宅男」，臣民就用「車駕」稱呼天子。屈原思想進步得多，他是以車來代表國家的。《離騷》裏指斥結黨營私的奸佞苟且偷安，最終會亡國：「惟夫黨人之偷樂兮，路幽昧以險隘。豈余身之憚殃兮，恐皇與之敗績。」以「皇與」指國家，直到清朝都如此，如清代康熙時繪《皇與全圖》，是當時世界上很先進的地圖。

因為屈原愛車又精通駕駛技術，他就以駕車比喻治理國家。《九章·思美人》：「知前轍之不遂兮，未改此度。車旣覆而馬顛兮，蹇獨懷此異路。勒騏驥而更駕兮，造父爲我操之。」前轍不遂，是說前車不順遂，指楚懷王放棄與齊國等六國合縱政策，上了秦國的當而客死秦國。未改此度，指楚國頃襄王執迷不悟，不記取其父前車之鑒。車覆馬顛，楚國懷王十六年起與秦國交戰，屢戰屢敗。屈原認爲楚與秦戰、和均不可，只有發債圖強、待機而動，救亡圖存，這就是他獨懷的「異路」。因此，必須改弦更張、厲兵秣馬（勒騏驥而更駕兮），像請神車手「造父」馭車（造父爲我操之）那樣，任用賢良治理國家。

在屈原的作品裏，神靈往往是乘車或乘舟，車一般是馨香佳木製作的，駕車的往往是龍駒。如《九歌·雲中君》雲神駕龍、着天帝的服裝：「龍駕兮帝服」。《九歌·東君》東方之神駕龍車，龍車轉動起來雷聲滾滾，帶起雲霓載道：「駕龍輶兮乘雷，戴雲旗兮雲輶。」《九歌·山鬼》是金錢豹駕車、山貓尾隨，木蘭製成的車子插着桂木的旗幡：「乘赤豹兮從文狸，辛夷車兮結桂旗。」神靈爲什麼需要乘車，也是因爲他們行程遙遠。《九歌·河伯》給出答案：「與汝（汝）遊兮九河，沖風起兮揚波。乘水車兮荷蓋

，駕兩龍兮駕螭。登昆侖兮四望，心飛揚兮浩蕩。」如此廣闊的天地，沒有一輛龍駕真的不行。

「結駟千乘」招魂屈原

在屈原作品裏可以看到，直到晚年，他對車馬的摯愛不改，他理想的馬匹一直是龍駒，只要長一點的詩篇就有愛馬、護馬、餵馬等活動。如《九章·涉江》提到：「余幼好此奇服兮，年既老而不衰。」他喜愛白龍馬和青龍馬，與前賢明君舜帝一起一面欣賞優美景色，一面也是讓馬得到美食：「駕青虬兮駕白螭，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……步余馬兮山皋，邸余車兮方林。」山皋，是山下長滿奇花異草的澤畔；方林，是江邊華林。他要讓自己的愛騎在此休息漫步。此處未交代舜帝坐什麼車，可能是詩人邀請他老人家坐在自己的車上，像現在開着自己的寶馬車接長輩那樣。

屈原投江之後，他的學生宋玉也用這方法爲老師招魂。宋玉《招魂》（一說《招魂》仍爲屈原作品）結尾「亂曰」唱道：「青驅結駟兮齊千乘，懸火延起兮雲顏蒸。步及驟處兮誘鷺先，抑鷺若通兮引車右還。與王趨夢兮課後先，君王親發兮憚青兕……魂兮歸來哀江南！」

宋玉構思了一場頃襄王親臨，在楚國雲夢澤舉行的大型圍獵活動。「青驅結駟」與《離騷》「駕青虬」、《九章·涉江》「駕青虬」差不多，都是屈原喜愛的青龍馬。用結駟千乘的雄壯陣容，象徵祖國終於強大起來了，呼喚屈大夫回來吧！也是用心良苦。

古車等文物證，在屈原作品裏有重要作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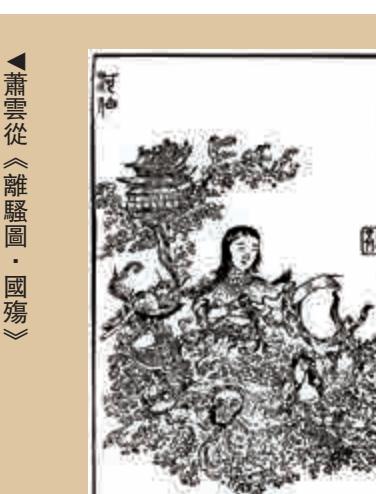
（作者爲中國歷史文化學者、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、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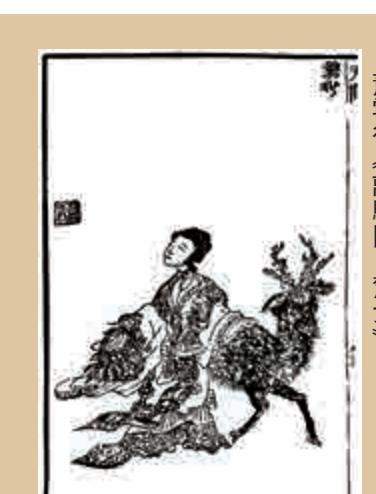
▲湖北荊門包山2號楚墓出土彩繪漆圓盒。公元前三一六年下葬。漆圓盒外壁彩繪《楚國車馬出行圖》。



▲湖北荊門包山2號楚墓出土彩繪漆圓盒。公元前三一六年下葬。漆圓盒外壁彩繪《楚國車馬出行圖》局部。



▲蕭雲從《離騷圖·國殤》



▲蕭雲從《離騷圖·驚女》